

中華書局



甲骨文字詒林

于省吾 主編

第三册

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

甲骨文字詒林



中華書局
于省吾主編



—中華書局—

主編于省吾 按語編撰姚孝遂

甲骨文字詁林

第三冊

𠂔

𠂔

𠂔

𠂔

王國維
古文𠂔字作𠂔。一五鼎一作𠂔。一毛公鼎一作𠂔。一伯簋鼎一作𠂔。一季伯簋及吳尊蓋一石鼓文道字亦作𠂔，而殷室卜辭盛鬯之𠂔則作𠂔，作𠂔，知𠂔所以从𠂔即𠂔與𠂔之變，實一字而繁簡異也。」
（觀堂集林六毫辯油）

羅振玉

「你疎解𠀤曰：『𠂔自疎也。』」說文無𠂔字，玉案其字當作𠂔。篆楷用𠂔作脩。考𠂔即說文𠂔字，象艸木實下垂𠂔之形，中从土象果實亦文，傳繕鴻作𠂔。古人从土从𠂔之字多相敵，如角字本从𠂔後人作角从土此類甚多。古从土之字或又譌作𠂔，如因字東魏北丘曄遺像記作因唐沙林寺碑及唐王真公主碑道記又作目是其證。於是𠂔字遂有𠂔𠂔二形，其實並𠂔之譌變也。說文𠂔部之𠂔，𠂔部之𠂔，考之古金文石刻並从𠂔不作𠂔，石鼓文中𠂔疎字可證。究金文亦然，从𠂔作𠂔者，此𠂔即𠂔譌字之崔據。𠂔字本義為草木實垂兒，楷為尊𠂔字。吳漢曰：『𠂔一𠂔。』此尊𠂔字舊作𠂔之崔據。伯農鼎秦伯戌敦毛公鼎又作一𠂔，詩大賦江漢曰：『秬鬯一𠂔。』解文曰：『自李作𠂔。』周禮鬯人曰：『廟用脩。』注曰：『脩讀為𠂔。』解文曰：『脩中肆。』此𠂔字或藉用𠂔作脩之崔據。說文曰：『脩中肆。』此𠂔字當如脩怒如調饑之調讀為固不當讀從達切直攸脩音近，例得陔借也。段氏集韻王篆友兩先生均已謂自即說文𠂔字，其說甚確而引證未詳，爰推闡二家未申之義作解𠂔。」（解𠂔）
饒宗頤曰：『五盈，即五𠂔也。疑是禋祭之事，愬辭殘缺。允郊祭稱禋，以先王合祭於明堂也。』（通考九五四葉）

李孝定
「卜辭：『𠂔：𠂔𠂔。』王變又又？吉。」𠂔，酒器。此廢作勑潤用，蓋謂以𠂔陳酒而祭也。」
（甲編考釋一八〇葉）

大雅江漢曰：『秬鬯一𠂔。』毛云：『𠂔，鬯也。』鄭注周禮：『廟用脩。』修讀曰：『自，𠂔，中尊。』凡鬯為上尊，自為中尊，鬯為下尊。中尊為獻象之屬。按六許說，則木實垂者，其本義，陔借為中尊字也。又云：『中尊之義，平久反，又音由。』王弼說文解例云：『詩濟誥雅皆有𠂔字，而說文無之，似即𠂔之文。𠂔讀若潤，乃部直从𠂔，而讀攸。』廣韻卷第十二，是其比也。潘云：

「矩鬯二卣」、「矩鬯一卣」，知自所寶者鬯也。齒讀若調，蓋取芬芳條暢之義。序曰：雷浚說文外編，卷三首字條云：「浩浩」，「秬鬯」一定供當作「𠂔」，「𠂔」說文無𠂔字，大雅「秬鬯一卣」，陸贊文曰：「自本或作攸」。又周禮鬯人「廟用脩」，注：「鄭司農云：「脩」，名也。玄謂脩讀曰自」，知脩亦自之假借字。案康成謂脩讀曰自，是康成時有自字，而說文不載者，蓋自即齒之形變。然說文部首「齒」艸木實參齒，然後象形，其名字作齒，亦假借。此殆亘古無正字者。徐瀨澣注奏則謂「自」者，自即齒之形變。朱駿聲通訓定聲則兩存之。桂馥義證云：「艸木實參齒」，然者，蓋借油字。箕子麥秀歌「禾黍油」，毛公鼎「秬鬯」，按段玉、雷、雷三家之說是也。桂氏謂字茲借油爲之，而不謂字有徒達，手久二反者，蓋慎之也。據周禮鬯人鄭注，知康成時必有齒字；舊箕子麥秀之歌，知艸木實參之義，亦有手久反一讀，且此音當較徒達切爲早也。惟諸家茲謂「參」字自上假借，則似有幸安。

蓋物名之字，多屬象形，且必早出，重言形況之字，例當後起也。自字契文作「𠂔」，金文作「𠂔」，孟果毛公鼎「鬯」，而蓋其形並同。自當象其形圓底，上象提梁，下其座也。遂謂齒象艸木之實，然艸木之實千百其形，安得以一齒字盡象之乎？字本象酒器之形，至重言形況之義，則爲假借。此義初亦但讀手久反，麥秀之歌可證。及後始另有徒達反一讀耳。攸之爲條，于者吾氏論之已審，見前六卷條字下。」

（集解二三〇八至二三一〇頁一）

射甫曰堯之呂字同；僭也。一甲編考釋二五四葉一

赵诚 一勺，卣。象盛鬯酒之卣器之上半部，似与卣器为同类，本为象形字。甲骨文用作卜官之私名，则为借音字，如匚父牙卜勺鬯占一癸亥卜，卣贞一一后下十六·十六一（坤）

徐中舒
「一」（甲二〇四〇）「龜」（甲一一三九），此卣字，为古时盛酒的葫芦，底部不
稳，故盛以盘，作壺（前六·四·五），金文作龜（昌壺），铜器中有瓠壺，就象葫芦形，这
是真正的卣。此器最近山西省曾经发现。现在许多金文书籍，把榼梁壺称为卣，这是沿袭宋人
的错误，应该纠正，凡有提梁的，都应称壺，与卣有别。
——怎样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古文

按：卜辭咸鬯之卣，即象卣器之形。說文無卣字，而以「卣」為象艸木實垂之形，諸家以為當係卣字之譌變。卜辭卣字作𩫑，或省作𩫑，此即說文乃部直字之所从。許慎解為「氣行」

兒」，乃後起假借義。

「卜辭習見之「鬯若于直」，乃用其本義；「盥雨」之「盥」，唐蘭讀為「脩」是對的。唯均从皿，不作其它諸形。

1891 酉

𠂔

𠂔

按：字从二「酉」，用義不詳。

1892 酉

𠂔

𠂔

孙海波「說文篇文同」，記三三九〇。或从三酉，与說文篇文同。
「甲骨文編三〇二夏」
一五四六。从二酉，「甲骨文編三〇二夏」

按：字从三「酉」，卜辭「酉」、「𦥑」、「𦥑」三者皆有別，不能混同。不能據籀文以「𦥑」
為「酉」字。六酉之合文。

1893 𠂔

𠂔

按：合集二二〇九二解云：
「丁未卜，陽令……重犬」
疑為「六酉」之合文。

𠂔

按：字不可識，其義不詳。

1894

1843

1895

首

按：《合集》二七九六一辭云：

「……車馬……首卒」

當為與田獵有關之動詞。

1896

猶



按：字从「𠂔」从「𠂔」，其義不詳。

1897

𠂔



羅振玉
中三十八葉上

「古金文作𠂔作𠂔，卜辭又省，其文曰：『鬯六𠂔』，故知為𠂔矣。」（殷釋）

王襄

「疑壺字。宋伯斅亡壺壺作𠂔，與此相似。」（續纂存疑第五第二十八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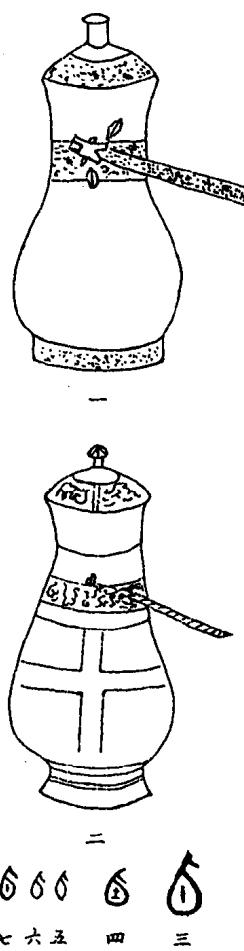
葉玉森
六、六、二、七、一、𠂔
「商承祚氏并列𠂔𠂔（《彌六、五、八、五、一、𠂔》、《彌六、五、八、六、一、𠂔》、《彌六、五、八、七、一、𠂔》、《彌六、五、八、七、一、𠂔》）（《後下、二、十、十六、一、𠂔》、《後下、四、二、三、一、諸字于𠂔字下。」（續編七、七、一、考名辭）
字，𠂔亦殘文，無從認定。至「貞時亡𠂔正我𠂔」（《𠀤伐𠂔往于來取𠂔嵒𠂔衢又一有𠂔哉于壬𠂔雨亡𠂔四辭，次讀為𠂔，並難索解。至本辭若解「呂來𠂔」似亦不可通。」（《彌釋卷四第五十葉上》）

吳其昌
「𠂔者，有提梁之壺屬，所以盛鬯者也。」

卜辭作𠂔。一、本片——指渝——（一、八、四片）——（一、渝五、一、七、三）——（一、渝五、三、九、五）——（一、渝六、一、五、五）——（一、渝二、一、七、一、六）——（一、渝二、五、一、〇）——（一、渝三、三、九、一、三）——（一、渝二、五、九）——諸狀。金文亦
署同。象𠂔之左右側旁，斜垂其提梁之形，而下承以盤。鑿竇外物，可承可離，地下出土之𠂔。

1844

無一附有盤者，則知承盤之自，乃用時頗失之儻為然耳。今取卜辭、金文諸「自」字，一不連盤，一與傳世古自賓物相比較。



① 二四 六五 七

一 圖 父辛自，激秋 一、三、三
六、七、見上。 按：此外如西清一六、三四渝父癸自，陶齋二、三、二功自，長安禮古一、二、一
己父庚自……等，若側斜其提梁，其狀無不與上列諸古文相肖，此不舉。
則亦可顯著其宛肩之狀矣。所以知其必盛香酒者，金文允曰：「鬯口自」，其證更明。
其在經典，則書文侯之命，詩大雅江漢，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左氏傳，並有「秬鬯一卣」之
文，清洛誥則有「秬鬯二卣」之文，斯竝可推見自為盛鬯之樽矣。李巡注爾雅釋器曰：「自」
鬯之尊也。「得之」。 一殷室書契解詁第二三四——二三五葉）

唐蘭 「盥即匱字，盥雨疑與皿雨纖，六四、一同。皿雷辟自。匱自亞假為脩，一謂禮體人
廟用脩，脩即自也。脩長也，久也，蓋謂雨之絲長者。匱字卜辭多作匱，一纖六六、一前人
未識，蓋字形譌變也。」（天壤文釋三四葉）

按：此亦「自」字，當併入1890「自」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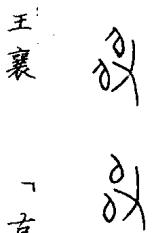
粟

羅振玉 「說文解字集，古文作𦫐，从西，石鼓大作𦫐，與此畧同。案許書𦫐之籀文作
𦫐，粟之籀文从𦫐，粟之古文从𦫐者，殆亦从𦫐之譌矣。」（殷辭中三十六葉上）



李孝走
「說文」栗木也从木其實下垂故从齒。古文栗从西从二齒徐巡說木主西方戰
栗。黎文象木實有芒之形，以其形與齒近故篆誤从齒。石鼓文直从三自字為小篆所本。核木名
栗从自無義，若謂所从乃艸木實象之齒，則黎文明是象形，不得以會意說之。且木實下象者不
獨栗木為然，何以東獨从齒，義亦難通。蓋从自乃象實上有芒之形，篆从齒乃形近而誣也。許
說不可據。至其說古文栗字引徐巡說尤為望文之訓。羅氏謂是從齒之說者是也。」
《集解》二三葉一

按：釋「栗」可從。字在卜辭為地名。



王襄

「古栗字」。《瀕纂》編第七第三十三葉下)

陳邦懷
「臥」蓋為「采」字簡體。后編卷上十八頁有「采」字，商氏承祚云：「說文解字：「栗，
嘉谷实也。籀文作臥」。此象手持黍之形，當為栗之初字。」按商氏謂當為栗之初字，不確。从
字形觀之，殆為采之初字。說文解字禾部：「采，禾成秀，人所收者也，从爪禾。穂，俗从禾。
惠聲。」段玉裁云：「月令注泰秀舒散，即謂黍采也。人所收，故从爪。」《說文》象黍舒散，从
又，又，手也，與从爪同意，其義即許說人所收也。卜辭曰「出臥」，蓋謂出至田間收黍也。出
泰且記時間，丁卯日，生月，茲月，蕩（此是蕩字異体，說見上條）。卜辭曰「丁亥其臥」。
可証出臥為采黍之事矣。」
《小屯南地甲骨中所發現的若干重要史料》，歷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
二期一二八頁一

孙海波
「臥，渝二，一九·三·从臚。」
「臚，紀二七六二·不从自，象栗实之形。」（《甲骨文編》三〇·二頁）

王貴民
「此二字原篆，一作以手持二齒，一作以手爪持一果实形（似甲骨文「西」字，說
文之栗字，篆本作臚，足證西齒实相通變）。均象摘取谷实之会意字。說文：「齒，艸木实垂
齒，」曰「穀，木也，其實下垂。」曰「穀，嘉谷实也，」曰「均为谷实下垂意。其源底即甲骨文此
形，后經訛变，鬯几卣的卣字，甲骨文亦作此形，故易混。此省禾或木，只突出其總粒，采摘

之意尤显，字音尚未可读，而其义可知。」
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七一页

就甲骨文所見試說商代的王室田庄，中國史研

溫少峰
之口獲
就是以手割

古入收割庄稼有两种方式，一次连秆割去者称为刈；只割穗者称为采。说文：采，未成秀也，人所以收，从爪禾。采字在甲文中作𦥑，从彳从𦥑，象以手采穫禾穗之形。卜辞云：

溫少峰袁庭株古人收割庄稼有两种方式，一次连秆割去者称为刈，亦即卜辞之刈。只割穗者称为采，未成秀也，人所以牧，从爪禾。作为动词就是以手割穗。采字在甲文中作采，从彳从禾，象以手采撷禾穗之形。卜辞云：「𠂔卜，才在一一𠂔贞：王：：采粟，往來亡灾。」（后上一八·一一一）以上二辞以采粟、采黍连言，可知采字之释不误，又可知殷人对粟和黍都曾采用割穗收获法。」
——《殷墟卜辞研究》科学篇二二三頁

考古所
考叡：卜辭中或与黍有时連在一起，如渢、方三、一七：「勿呼婦姁往𦥑黍」。乍七九四：「其𧈧黍」。𧈧黍是收割黍。像手握黍粒（或穗），是收割黍的一种方法。這种方法是只取穗而不要稈。殷代遺址中有一种小型有孔石刀可能就是這種收割工具，后代称之为鋒。顏注急就篇：「鋒，刈黍短镰也。」釋名：「鋒，蕩黍鉄也。」小尔雅：「蕩穀謂之鋒。」說明鋒是专门收割黍的工具，收割的方法是截穀，這種方法可解就是卜辭中的或。上一小屯渢甲骨八六四貞一。

洪家义
「栗」，甲骨文作「𩫑」⁽³⁾，「𩫑」⁽⁴⁾，从形状看，当是「橡栗」的本字。它是橡栗的剖
视，像椭圆而一端有帽盖。

甲骨文有𠂔，金文作𠂔，小篆作𠂔。說文𠂔，谷之馨者也，象嘉谷在裏中之形，之所以
极之。或说：𠂔，一粒也，又读若香。……我以為𠂔上之𠂔是一颗稊实形，亦即𠂔之正視，
中一小横表示上半是帽盖。或说：𠂔的𠂔，一粒口指的大概就是一颗稊实。𠂔下之𠂔象器皿，即
𠂔之简化。此字应从皿，𠂔声。所以有𠂔又读若香的說法，香当为稊之清声。說文審部：審，
苦也。从黍从甘。白我怀疑甘乃𠂔之形讹，应是从黍。𠂔声。說文常以𠂔为声符，如𦥑、饗。
𦥑等字皆是，实即以𠂔所从之𠂔（𠂔）为声符，即取稊实之𠂔声。

以上例訟說明，日有兩讀

一 帖 [zaang] 一 滂 [laak] 0 帖

古武定脉密言中念双音盤

1902

1901

1900

暱

日

按：此當是「」之省。

按：字从「日」，从「月」，其義不詳。



彭邦炯 參稿字條

之簡體。合集九五四七解云：按：卜辭皆以「𠂔」為動詞，義為收穫禾黍。陳夢家已詳加論證，唯「𠂔」不當是「𦵹」。

「庚辰卜，方貞，東王収南罔黍」

又純七九四辭云：

「丁亥卜，其成齋𠂔今日丁亥」

其所載有「黍」有「穄」等穀物，當專指采取其穀言之。

(五)變成文字后……調和办法有二：(一)当这个念双音綴的事物单独出現时，使用两个汉字來反映它，如果用「橡栗」反映日实物的双音綴。辭海干「橡安」条下云：「果名，亦云橡子。即栎实也。圓形，大如拇指头，端尖鋒，在碗狀之壳斗內；其仁如老蓮肉，可充食料。」这里描述的正是日的实物。植物名實圖考：「橡即橡栗也。」例注說得：「冬日則食橡栗。」这里取能是二音綴其一了。如日附加在綴、饗等字上取其「橡」声「lǎk」。這就是日有二音的由來。」古文獻札記。文物研究第一期上，一六六。

按：合集二三五六〇辭云：
「戊子卜，癸亥，王曰余其曰多尹其令二侯上絲眾官俟其……周」
乃方國名。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孫治讓
「𠂔字亦難識。故說文又部从古文作𢵈，金文大鼎作羽，叔友父敵作𠂔，與此略同。」（或當為羽之反文亦通）」
（舉例下十五葉上）

羅振玉
「說文解字：『澑，滌也。从水，翟聲。』此从「澑水」，羽象帝所用以滌者。置羽水中，是澑也。許書作澑亦淺起字。」
（殷釋中六十八葉下）

王襄
「古羽字。」
（瀨纂正編四卷十七葉下）

葉玉森
「按羅振玉氏釋羽為澑，予舊釋𢵈，一說與一並非。此乃𢵈（一雪）之省文，亦省作羽。他辭云：『負羽受𢵈。』（殷文庚時第四版一雞即曰王曰雞。）一卷三弟三十六葉之七之雞。曰雪眾雞蓋言雪地眾雞也。」
（前釋卷七第十六葉上）

葉玉森又曰：「雪之初文，疑為弋羽𠂔，象雪花凝華形。变作𢵈，从雨為繁文。湊變作𢵈，从二火，即羽之鶴。」再變作雪，古意益晦。一許書霜字訓水音，疑即誤訛雪之古文以制篆者。又曰：「按羽古雪字，猶猶象冰雪雅下，乃古文震。爾雅釋大：『兩寬為霄雪。』注：『水雪雅下是也。』震寬並後起字。」
（說與一葉上）

陳晉
「羽為習之省文，亦吉之義。左傳：『多習其祥。』杜注：『不習謂卜不吉也。』」
（龜甲文字概論七十葉下）

陳邦懷
「敦煌石室唐寫尚書釋文雨古作𦩇，與卜辭之𢵈極類，當為古文雨字。」
（雨，明也，為鳥明動則散也，可證羽字籀為雨，羅參事釋為澑，殆不惠矣。）
（小篆二十四葉上）

唐
蕭

右羽字，即小篆彗字。孫詒讓釋爻，又釋羽，皆誤。

云釋羽爲羽，羽爲澑。一至見考釋一葉玉森改釋羽爲雪，象雪先凝華形，羽爲霰，象水雪雜下，一曉與一澑又謂羽仍雪之矣。一爾釋七、六一今按諸說皆非也。卜辭以羽爲雪，說文靈從𦥑聲，則羽固𦥑之本字也。卜辭習字从羽，而說文𦥑字或作𦥑，古文作𦥑，从竹習，正合展轉相从之例，則羽即𦥑字，更可無疑矣。一展轉相从例見王筠說文釋例九，在收、共、拱之類，與羽習、𦥑正同。皆古今字也。說文：「𦥑，婦竹也，从又持甡。𦥑，𦥑或从竹。𦥑，古文𦥑，从竹从習。」按𦥑爲婦帚，古之通詁，然徑又持甡，無由取象。別本作𦥑，亦乖帚形。獨卜辭作羽，與未形相近，然則未是土帚，本象草形，羽爲婦帚，乃狀其器。及羽變爲𦥑，其本義遂不可尋矣。卜辭羽字多爲人名，茲陵爲靈，靈者，𦥑之孳乳字也。雷一𦥑羽一字，即小篆雪字，於卜辭當爲从雨羽聲。籀振玉謂从二又，雪爲凝雨，得以爭取之，亦不經之談也。」
一文字記十五葉一

「補海波」四。習字从此，同釋雪非。
「辨八六三。地名。」（坤卦文編一六六）

楊樹達「原書（指殷人疾病考）辭一云：𠂔𠂔𠂔亡因？」（禍，按當釋咎）𠂔𠂔（有
弟一案），王广著，中日羽（雪）。羽字胡君釋為雪，釋中日羽為中日降雪，以為灾禍之事。
余謂雪兆丰年，古今以為祥瑞，未聞日中降雪為災異也。按此字以字形核之，當釋為彗。說文
三篇下又部：𠂔，掃竹也，从又持秆。亯甲文字象掃竹之形，与篆異者，不从又耳。甲文自
有从雨从彗之雪，不必混而一之。雪字本从彗声，假彗为雪，自极可能。釋辭邑依義，釋字
終当据形。彗为扫竹，用以扫除，故引申有除字之义。李星似彗，古书谓为除旧布新之象，雪
字从彗，亦训除，（廣雅釋詁三）皆受义於扫竹之彗。卜辞盖謂王病者中日而除也。有案指广
首言，中日彗附及之耳。」（读胡厚宣君殷人疾病考，积微居甲文说卷下八五頁）

唐釋彗是也。孫王諸說均非。楊謂彗有除氣，其說極是，以說曰王疾首中日
彗一辭尤為允當。卜辭亦有限彗為晝者，以雪征彗聲也。其從雨作者，則為雨晝之傳字。樂
文羽象擗竹之形，篆文彗則更象手持之，為羽之繁文。古文偏旁每多省略，然此非彗者作羽也。
許書古文作簪，从羽，則卜辭羽之訛矣也。」
一集解。九四一。九四二。

于省吾釋羽見黑字條下

按湖殆即那。說文：「那，南陽舞陰亭。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有舞陰縣。」

「甲文有𦥑、𦥑、𦥑字，唐兰先生釋𦥑，他說：「𦥑是王帚，本象草

𦥑。𦥑為扫帚，乃執其器𦥑，𦥑作𦥑者并象尘土之狀。」殷虛文字記。」其說可从。小篆變爲𦥑，乃訛𦥑爲𦥑，而加手執之，示其爲扫把。故說文訓：「𦥑，扫竹也，从手持𦥑。由於天空中彗星形如扫帚，故亦稱之爲彗。尔雅釋天：「彗星爲旛旛。」注：「亦謂之旛，言其形

字孝然如扫帚。」𠂔名：「彗星，星光相似彗也。」

口真：「彗受年？」口一（鹽火四）。②读治書，即雪。如：「帝佳二月，令靄其佳丙，不吉，雪。」佳庚：「𠂔一（丙六二），口……雪，十二月𠂔一（掠四七九）。」③作為祭祀對象，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加以分析和考察的。卜辭云：

(121) 出一𠂔一妣庚，出一𠂔一彗？

其出一𠂔一于妣庚，亡其彗？

(乙七五一)

此辭之「出」，讀爲「𠂔」，祭名。此辭乃一事對貞。大意是：「𠂔祭妣庚，同時又「𠂔祭彗呢？」還是「𠂔祭妣庚，不「𠂔祭彗呢？」在這裡，妣庚和彗很明顯都是「𠂔祭」的對象。口「𠂔」而成為祭祀對象，當然不是指「𠂔」，更不可能是「扫」土的「扫帚」，只有天上的彗星才足以當之。

(122) 己卯，貞；今月一夕一小子出一𠂔一彗？

(乙七九四，七九五)

上貞：「𠂔一（翌）一庚辰，小子出一𠂔一彗？」五月。此辭仍是一事對貞，大意是：今天晚上叫小子「𠂔祭」彗星呢？還是明天晚上叫小子「𠂔祭」彗星呢？令人致祭也。還有，此辭記月為「五月」，由此亦可證此辭之「𠂔」決不能讀爲「雪」字。己酉卜，貞：「正」（从一）出一𠂔一彗？」三月。一姤下二五，九一。此辭之「正」即「𠂔」，即「𠂔」从「口」之初文。口「正」從「𠂔」者，即「正」跟从殷王「𠂔祭」彗星嗎？

(124) 戊申卜：「𠂔，口「𠂔」？」

(前五·三八·三一)

此字不詳，以其他辭例推之，當是一種祭名。周易有「祭未卜，禴龍」，可證。故此辭大意是「卜問：是否對彗星實行「禴祭」和「𠂔祭」？」此字之「𠂔」，即「𠂔」之形狀異常，殷人見之，以為預兆着非常之天變，故「卜問」其「佳」與否：

一商明四一八一

此字不詳，以其他辭例推之，當是一種祭名。周易有「祭未卜，禴龍」，可證。故此辭大意是「卜問：是否對彗星實行「禴祭」和「𠂔祭」？」此字之「𠂔」，即「𠂔」之形狀異常，殷人見之，以為預兆着非常之天變，故「卜問」其「佳」與否：

羽

習

羽

習

唐蘭
脂部
自，以轉入侵部，更非。今按卜辭从羽，从日，既不从白，亦不从羽。蓋甲羽本殊，後世誤以羽為羽字，遂又誤謂習為从羽耳。《羽》當作《𠂔》。古日或作𠂔，與𠂔一白相近，故又譌

士黑：「啟一啟」，「凹」曰黑凹，在此辭之含义，据于省吾先生解釋，指日气晦冥的昼夜，必須指出的是，在著名的馬王堆西沙帛书中有关天文气象条占一书，其中绘有彗星图（见席泽宗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彗星图，载文物一九七八年二期）。图中彗星形象有彗（房彗）、彗（昴彗）、彗（蚩尤旗）等形，与卜辞之羽、彗等形相比较，极为相似。二者互证，更可知。

卜辭中「出彗」之文中祭祀之「彗」就是所谓「光芒长，参如埽彗」（《汉书文帝紀注引文颖說》之彗星无疑。」（殷墟卜辭研究|科学技术篇）六二頁一六四頁）

按：字當從唐蘭說釋彗。

卜辭彗字可分二類：

一，為地名及人名，如：

「𠂔不其受年」
「于𠂔受年」
「𠂔眾臯弗其以𠂔取」
「𠂔𠂔令以戈人伐舌方𠂔」
二，為「除」義。楊樹達謂前上一七·七之「王疾首，中日羽」即「王病首中日而除也」。

此相類似之辭例如「小子土𠂔」（《繢七九四、七九五、八四九》）並當為疾除之義。

唐蘭、李孝定並謂卜辭有假羽為雪者，遍檢卜辭，均未見有此等文例。其說非是。（《七五一辭云：「出𠂔庚出𠂔；其出于𠂔庚亡其𠂔」，蓋祭祀於妣庚以祈求疾除，不得讀作「雪」。）

卜辭「雪」字均从雨，無一例外，說見雪字條下。

或以「彗」為字星，乃誤解卜辭，不可據。卜辭關於「彗星」之記載為「雜星」（參見《朝字條》）。

前辭八六三
金五二二
二·二·一·四

从白。以聲類求之，習字當从日羽聲，日今彗字也。古緝部字每變入脂部，金文日即立，日既立，今作位，是其證，別習可從日聲也。說文彗古文作簪，从竹从習，今按當作从竹習聲，然則彗之古本音若習，習从日聲，可無疑焉。習既从日羽聲，則日鳥數飛也，非其本義也。賈誼傳云：「日中必熯。」說文：「熯暴乾也。」按暴曬者日之事，作熯者特假借字耳。疑習之本訓當為暴乾矣。法扁：「曉呼惠切，衆星兒。」一萬象名義同一，則假借為「有嘒其星」。嘒彼小星之嘒，一彗引申之，當為搖動兒，舊說微兒非。其字則即習之後起字，猶羽之為彗矣。習聲與疊襲相近，故有重義，慣義，引申之乃有學義，本無飛義也。周易：「鷹乃學習，始有飛義。」蓋誤羽為羽，始自戰國也。卜辭云：「習一卜。」習龜卜者，習重也。金縢云：「一習吉。」左襄十三年傳云：「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皆其證。」文字記十六葉。

商承祚

「習畜非習字。」（佚考三四葉）

郭沫若「今案釋駢甚是，疑許以為習亦是。然謂習為古文友字則蛇足也。此字分明从羽从日，蓋謂禽鳥於晴日學飛。許之誤在譌日為白，而云「白聲」，聲紐俱不合。古文友字就見於金文者而言乃作習。毛公旅鼎，鑒其用聲，「君習」，「辱」孝友佳并，乃从甘友聲，殆脩之初字，毛公旅鼎文正用為脩。用為朋友字者乃假借也。字亦省从口，如濃自「卒友」字作習，大史友獻作習是也。說文則蕩交為習，羅又因此譌形而誤習為友矣。」（卜通一五六葉）

楊樹達「戰後字滬新莽甲骨集伍壹捌片云：「习二卜，习三卜，习四卜。」树达按：日与易坎卦习坎之习义同，重也。余疑卜辞於辞外往往记一二三四等数字，皆记卜数，与此辞所记「习二卜」，「习三卜」，「习四卜」义盖同。特此片详言之，彼文止记数字略言之耳。」卜辭彙記一七頁

饒宗頤「按習，即襲，重也。習卜非吉，湯蒙卦所謂「再三瀆，瀆則不告。」詩小旻所謂「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是也。」卜辭恆見「习卜」語。癸未卜：「习一卜。」习二卜：「王其鄉在窮弱鄉。」佚考二二。通鑑別何一八三。習二卜。習三卜。習四卜。寧淹一五八。」（通考六六葉）

意谓重卜一次也。」（《甲辞第一四二集》）

裘錫圭

「卜辞所见「习一卜」、「习二卜」之「习」，我以为当与《礼记》曲礼上「卜筮不相袭」之「袭」同义。《裘》、《习古通》、《周礼》地官小胥「裘其不正者」，郑注：「故书裘为习」；左传襄公十三年「岁习其祥」，《礼记》表记「天子无筮」，郑注及《周礼》春官大卜正义引《传文》，「习」皆作「裘」；文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龟谋裘吉」，亦善注「裘与习通」，皆其证。郑玄注「卜筮不相袭」曰：「可卜不吉则又筮，筮不吉则又卜，是渎龟筮也。」可知用不同的方法同一事可以叫「裘」。」（读安阳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一九七二年五期）

于省吾
形声·汉印及汉碑習作習，亦从日不从白，与古文合。

柳曾符
「说文習从羽白声」。按契文、铭文習均作習，从羽从日，许书误以会意为

五期一六页

于省吾

「说文習从羽白声」。按契文、铭文習均作習，从羽从日，许书误以会意为

五期一六页

「说文云：「习」，数飞也。」此当是本义。「裘」字，王筠说：「重衣也」，句因也，朱骏声云「習」、「裘」皆假作「叠」。所以「習」字的引申义常作「重复」、「连续」解。而「习」字中的「習」

字仍当作「连续」解，而「习」字则似当为「连续」获得「吉兆」之意。

「习」一「卜」就是「连续」一次「吉卜」，而「习」二「卜」当是「连续」获得「二次吉兆」。同样，「习」四「卜」就是「连获」四次「吉兆」，每连「吉」一次只增「一卜」，这样也能符合三、四期「卜辞」卜「吉」序的数几乎未见「五」以上的事实。

「曲礼」说：「卜筮不过三」，那也许是以后才趋向于每「卜」三「色」。如用这种解释来看上文所引「龟谋裘吉」等语，「辞意」也更能一致。尤其再读《左传》襄十三年的「传」和「注」，似更可了解「习」字

一「辞」所指具体情况，其文为：

石鼎言于子囊曰：「先五年而卜凶吉也」，而「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习」则不行。杜预注：「先征五年而卜凶吉也」，而「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吉」。

杜预注「不习」，明白说出了「习」字是形容「吉」的「连续」。「习」即「习吉」一语的「减省」。可知殷人「卜法」之大概。其一事常多「卜」，但常「卜」于同版。凡「同卜」于一版的，所用的材料则常或同为龟甲或同为兽骨，即偶有龟甲兽骨并用的，亦只可作特例看待，并无「骨甲轮卜」之限，当和「习」之释无关。」（《释「习」》，中国语文一九八一年四期三一三至三一六页）